

鮎埼亭集

九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狀畧

明浙撫右僉都御史前分巡寧紹台道金壇于公
事畧

于公諱穎字穎長一字九瀛南直隸金壇縣人崇禎辛
未進士累官尚書工部員外郎知直隸順德府再知陝
之西安府以事罷官尋復起爲尚書工部郎知紹興府
越人最重在水利前此以賢太守著者東莞彭公誼浮
梁戴公琥富順湯公紹恩至湯公築三江應宿閘以洩

水而越之水乃大治然三江閘在下流能洩水不能引水能禦潦無以處旱崇禎之末適苦旱左都御史劉公宗周家居謂惟通麻谿壩更於壩之上流通茅山閘則可以引潮抽鹹蓄淡而歲雖旱不爲災及其潦也則閉之是皆本浮梁戴公成規也諸紳余公煌姜公一洪以爲良策而蕭山愚民挾形家之言阻之萬方極口詈劉公時持節分巡浙東者爲余公鵬翔以諮公公曰總憲之言是也下官當力任之乃捕蕭山之梗令者杖而梏之事得集旣集連年雖大旱不爲災民乃翕然更誦公公雖爲太守然每事必諮於劉公若弟子者乙酉遷分

巡寧紹台道馬士英以太后至浙江劉公泣謂公曰事
乃至此若非斬士英無以收旣潰之人心公於是再疏
請誅士英不報劉公又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
公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不果行乃與劉公東歸謀
結姚之熊公汝霖共起兵而王師已入杭劉公絕粒
公亦入雲門山中觀變通守張慄以城迎降貝勒卽令
之知紹興府會義興伯以蒼頭軍起斬張慄遣民迎公
公馳至望城哭城中人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初公密使
前指揮朱壽宜朱兆憲等募兵是日各帥至而前副
將劉穆募兵五百至前參將郭惟翰都司金裕募兵五

百至前守備許耀祖以官兵五百至前指揮武經國募兵六百至前太僕來方煒前職方來集之亦各以兵至公乃以小舟挾短童而西蕭之新令陳瀛出謁公執之貝勒之使以榜至公又執之焚其榜鳴鼓會衆誓於都亭閏六月十三日也公遂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至王師在西岸未之知也公兵無甲乃借絮衣於固陵之民各一沖潮徑渡蕭人沈振東爲之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王師始知之則無所得船公軍上東岸大噪遂畫江而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

於是王師拽內河舟百餘於江又札木排填土擬東渡公復遣死士陳勝等沈其舟會風作木排飄向東岸各營勾致以爲用時以爲神助公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之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昨聞海寧兵已起而富陽尚爲口將郎斗金所據不可坐視乃遣劉穆夜襲之遂通餘杭之道故餘杭令邱若濬與瓶窰前副將姚志卓來會劉穆駐師清風亭以爲援王師突至復入富陽義士劉肇勦等死之王宗茂阮維新等力戰公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于是方國安得

駐七條沙江干立國 王師所以不能遽渡者以公之

取富陽也

或以爲張公國維之功者非

監國至越晉公按察使行巡

撫事已而晉公右僉都御史督師公自爲一營守漁浦
時正兵爲方王二家義兵爲孫熊章鄭錢沈六家杭人
陳公潛夫等以客兵別爲數家而公參處其間然內外
交訐爭兵爭餉公以守土臣悉力支柱則視諸公爲最
苦王之仁尤惡公一日會於潭頭語次之仁拔劍擬公
馬士英以身蔽公得免已而聞 王師且自海道至乃
移公守三江口公先已三疏辭官不許至是連章陳危
急而方兵走列戍潰公扈從不及由海道還京口黃冠

杜門不出乃公保身之哲又自有不可及者己亥海師
入江京口失守薦紳以及諸生雲集其營公獨以事未
可知避之山中及師退京口士大夫之禍最烈而公高
臥竟無恙公之去越已踰百年志乘以嫌諱不爲公傳
吾鄉林都御史時對嘗傳公今亦不可得見其能言公
之事者鮮矣蕭山愚民遂閉麻谿茅山二水口不復爲
通諸遺民如陳先猷輩力爭之不能得可歎也予掌教
戢山嘗欲卽精舍中爲公謀一席之祀以辭歸不果爰
采撫諸野史以爲事略一篇上以著公之大節下以志
越中水利所關後世之稽古者定有覽於斯文

卷之十

詩經

卷之十

詩經

卷之十

詩經

卷之十

詩經

卷之十

詩經

卷之十

明太常寺卿晉秩右副都御史繭菴林公逸事狀

柳先生作段太尉逸事狀蓋以補其前狀所不備也若陳了齋作豐尚書狀但敘歷官而不及一事又別成一格前太常繭菴林公之卒其狀蓋用了齋之例訖今人代漸遠有不勵如太尉之脫落者予惟公之名德新舊兩朝所竝重故爲之捃摭剩餘粗備首尾蓋不得不以逸名嗚呼桑海諸公其以用世之才而槁項黃馘齋志以死庸耳淺目誰爲收拾其逸多矣公諱時對字殿鸞學者稱爲繭菴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宋名臣特進保之後曾祖某祖某父某公以崇禎己卯庚辰連薦成

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踰年以使淮藩出又踰年而居制又踰二年而北都亡赧王起南中以吏科都給事中召又踰年南都亡踉蹌歸里從戎江干累遷太常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踰年事去杜門不出又十有八年而終公之少也伯兄荔堂先生喜言名節公與上下其議論荔堂引爲畏友執經倪文正公門旣釋褐施忠介公徐忠襄公皆重之多所指授常熟口侍郎口口聞公名招致之公不往于同官最與劉公中藻陸公培沈公宸荃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公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歎爲名言其居制歸里也

陳恭愍公錢忠介公一見亦契之及在科中時局正恣其昏狂公以輪對上三摺言史督相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之掣肘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以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間關南來不當誣以傳聞之說竝畱中不下當是時臺省混沓邪黨過半獨掌科熊公汝霖掌道章公正宸清望謬謬顧皆引公爲助阮大鍼深惡之乃嗾方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遂與同里沈公履祥偕去截江之役孫公嘉績故公庚辰房師挽以共事熊公章公錢公沈公交章上薦起佐孫公幕

務每有封事多遭阻格中樞余公煌歎息語公以不能
力持爲媿前御史姜公瑑兄弟避地天台公以人望請
召之御史不至其弟赴軍公力主渡江熊公之下海寧
公實贊之蓋自喪亂以來公之所見其可紀者祇此而
已諸方既定毫社終墟而公年尚未四十一腔熱血旁
魄無寄轉徙山海及歸家門破碎乃博訪國難事上自
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隨所聞見折衷而論定之斜
日荒江以此自消其磊塊已而徵車四出公名亦豫其
中以病力辭有同年來訪出處者公荅之曰此事寧容
南諸人耶吾志自定爲君謀寧有殊同年媿公之言而

止公論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錢光繡嘗講學石齋黃公之門其於翰林張溥儀部周鑣皆嘗師之而學詩於□□公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質而虎皮者也皆不足師□□晚節如此又豈可師子師石齋先生而更名他師乎光繡謝之未幾咸淳諸老凋落殆盡而公獨年踰大耋幅巾深衣躑躅行吟莫可與語于是悵悵彌甚乃令小胥舁籃輿遍行坊市遇有場演劇輒駐輿視之凡公之至五尺童子俱爲讓道一日至湖上聖功寺巷中公眼已花不辨場上所演何曲但見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賊破京師也公卽狂號自籃輿撞身下踣地暈絕

流血滿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迸散是日爲之罷劇嗣是公不復出揜關咄咄而已及卒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請志墓之文故皆闕焉先公嘗曰吾年十五隨汝祖往拜公牀下自是嘗摳衣請益間問漳海黃公遺事公所舉自東厓所作行狀外別傳哀誄輓詩祭文及雜錄諸遺事幾百餘家其餘所聞最少者亦不下數十家恨不能強記又語予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譌錯十五出於傳聞是君子之過鄒沅漪則有心淆亂黑白是小人之過其餘可以類推先公問曰然則公何不著爲一家以存信史公笑不荅蓋是時公方有所著

而諱之然自公歿後所謂繭菴逸史者闕不完其詩史
共四卷今歸於予娶某氏子四葬於天井山之陽謹狀

